

黑兹尔·罗利◎著

Tête à
Tête

面对面

让-保罗·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

燃烧在存在主义大师与
女权运动先驱之间不灭的爱情之火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Tête à Tête



面对面

让-保罗·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

[美] 黑兹尔·罗利◎著
时娜◎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面对面——让-保罗·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美] 罗利著; 时娜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5

书名原文: TÊTE À TÊTE: Simone de Beauvoir and Jean-Paul Sartre

ISBN 7-5086-0625-6

I. 面… II. ① 罗… ② 时… III. ① 萨特, J. P. (1905~1980)-生平事迹

② 波伏瓦, S. (1908~1986)-生平事迹 IV. ① B565.53 ② 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28746号

TÊTE À TÊTE: Simone de Beauvoir and Jean-Paul Sartre

by Hazel Rowley

Copyright © 2005 by Hazel Rowle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6 by CHINA CITIC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面对面——让-保罗·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

MIAN DUI MIAN——RANG-BAOLUO · SATE YU XIMENGNA · DE · BOFUWA

著 者: [美] 黑兹尔·罗利

译 者: 时 娜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60千字

版 次: 200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6-2841

书 号: ISBN 7-5086-0625-6/K · 66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他们安息于同一座墓穴，他们的名字永远相连，就像阿伯拉尔和艾洛伊斯^①。他们是人世间的传奇夫妇之一。他们总是——一同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罗·萨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作为积极倡导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萨特和波伏瓦名声鹊起。他们的创作领域非常宽广：剧本，小说，哲学论文，游记，自传，论文集，传记，还有新闻报道。萨特的第一本小说《恶心》(*Nausea*)，是法国当代小说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的十部戏剧在巴黎演出季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他的哲学论文《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和《辩证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轰动一时。人们一般认为大部头传记作品《圣热内》(*Saint Genet*)和《家族白痴：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1857》(*The Family Idiot: Gustave Flaubert 1821~1857*)是他的主要作品，但更值得铭记的也许是他的自传作品《词语》(*Words*)，也正是这部作品为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说起波伏瓦，人们常常会想到她开天辟地的女权主义作品《第二性》(*The Second Sex*)，以及她的小

① 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伯拉尔(1079~1142)爱上了学生艾洛伊斯(1100~1164)，并以辅导功课为名与她约会。艾洛伊斯怀孕后，他们秘密结婚。艾洛伊斯的叔叔对此怒不可遏，雇佣流氓趁阿伯拉尔熟睡时将他阉割。阿伯拉尔不得不出家当了僧侣，艾洛伊斯也按照叔叔的安排当了修女。两人有将近十年没有联系。后来，艾洛伊斯看到阿伯拉尔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后，提笔写了封回信。由此两人开始通信，直到离世。

说《名士风流》(*The Mandarins*)它们精妙绝伦地重现了战后的氛围,以及她的回忆。

她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一。波伏瓦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她的生活。除了四卷回忆录之外,她还记述了她在美国的游踪(《美国纪行》, *America Day by Day*)她的中国之行(《长征》, *The Long March*),她母亲的死(《安详的辞世》, *A Very Easy Death*),以及萨特的晚年生活(《别了,萨特》, *Adieux: A Farewell to Sartre*),还有两本自传体小说,《女宾》(*She Came to Stay*)和《名士风流》。在某种意义上,波伏瓦不仅是萨特的伴侣,也是他的传记作者,他的忠实信徒。她不仅写自己的生活,也写他的。萨特给了她力量。作为存在主义者,他们坚信个体的存在只是小于或等于其行为的总和,并且他们甘愿以身示之,供子孙后代评判。

他们对绝对有着共同的渴望。“一个人当然不可能在每件事情上都取得成功,”萨特说,“但你必须勇于尝试每一件事。”波伏瓦最喜欢的一句1968年的学生口号就是“分秒必争”。他们两个都是终生的叛逆者。作为学生,他们也许并没有在法国教育体制下作出辉煌的成就,他们背弃学院式的刻板僵化和中产阶级的谨小慎微,并且蔑视任何哪怕只有一丝陈旧气息的东西。

在我们的脑海里,萨特和波伏瓦的名字总是与自由一词联系在一起。萨特说:“人的自由受到了束缚。”他的自由哲学论并不是理论化的象牙塔,而是可以付诸生活的。作为存在主义者,他和波伏瓦拒绝了一切形式的“人类天性”。作为哲学家,他们向所有社会惯例挑战。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的生活,甚至他们的爱情。他们随心所欲地行走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编织着他们的关系。

他们没有结婚,也从未住在一起。他们公开拥有其他的情人,并且常常跟彼此的情人成为朋友,有时还共用情人。他们早已达成了协议(第三者们并不知道):他们对其他人的爱是“次要的”,而他们之间的爱却是“绝对的”。

终其一生,萨特和波伏瓦都在与伦理道德问题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是如何充分运用了自己的自由权利?起先,他们把所有精力都用来关注个体自由。后来,他们对这段早期经历非常不满意,认为那是浮躁的年轻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他们开始关注历史。1945年,他们创办了《现代》杂志(*Les Temps modernes*),这份刊物对法国、欧洲乃至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知识分子中“兢兢业业地创作”并积极投身政治的公众人物。

他们从未忘记他们需要作出选择,也从未忘记自由是与责任并存的。他们不断讨论这些问题。哪一种可行的举动更可靠?如果采取了这一种行为而不是那一种,会有怎样的结果?作为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的热情倡导者,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们两人都勇敢地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越南战争。萨特有关殖民主义和种族

歧视的作品使他成为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代言人。而在《第二性》中，波伏瓦则勾画出现代妇女运动的雏形。

在他们携手走过的日子里，他们无时无刻不致力于写作。这是个一生的约定，他们用生命的每一分钟来履行。他们约定要告诉对方“所有的事情”，包括最微小的细节。将生活诉诸笔端也许是他们最奢侈的快乐。正如萨特的小说《恶心》中罗昆丁所说的那样：“要想让最陈旧的事件变得新奇，你就必须……重新叙述。”窥探对方生活时的满足感，和叙述自己生活时的惬意，没有人知道萨特和波伏瓦更喜欢哪一种。

这两种感觉都透露着萨特所谓的“传记式的直觉”——“叙述式的生活才是鲜活的生活”。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从后代的视角梦想自己将来的生活了。萨特写道：“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自己是年轻的萨特，就像人们说起年轻的柏辽兹或年轻的歌德一样。”波伏瓦想象着人们为给她作传而苦思冥想，就像她给埃米莉·勃朗特、乔治·艾略特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作传一样。“我想让读我传记的人们觉得它动人且非同寻常。”

他们不仅想创造神话，还坚持述说真相。在他们看来，隐私这个概念是资产阶级伪善的遗留物。为什么要保守秘密？他们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任务就是探究表面现象下的真相，探测一种体验的深度，揭穿虚构和神话，把毫无伪饰的真相传达给读者。

他们常说，他们愿意把私生活的真实面貌公之于众。“我不会毁掉关于我的私生活的信件和文件，”萨特说，“如果这意味着我对后代来说……是透明的……那就更好了。我觉得应该用透明来替代保密。”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愿意在性生活方面更公开一些，他们顾虑的只有一点，就是这些事可能会牵涉其他人。

波伏瓦70岁的时候，德国女权主义者艾丽斯·施瓦泽问她是不是还有自传里没有写到的事情，如果现在她愿意的话，可以告诉她。波伏瓦回答道：“是的。我已经毫无保留、有条不紊地描述了自己的性生活。毫不掺假的一点是，站在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我乐于把我自己的性生活告诉其他女人们，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也是公众的事。当时我没有写到这一点，因为我没有足够重视这件事，也没有重视个人保持诚实的必要性。我不大可能把这些写出来了，因为说这样的话不仅会对我产生影响，而且会影响到我周围的某些人。”

波伏瓦的自传里有省略，但也说了很多——足以振奋一代读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教书以来，萨特和波伏瓦就非常看重他们对年轻人的表率作用。他们喜欢教书，也很乐意影响年轻人的思想。他们与很多年轻人结下了长久的友谊。他们俩都喜欢激励后进，萨特称这些后进为“助手”。1958年，波伏瓦的自传问世之后，这种

现象愈演愈烈。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实验突进的那些年里，无数年轻人都纷纷效仿萨特和波伏瓦的开放关系。

我也是其中一员。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读到波伏瓦的自传时，无比欣喜——可以说是沉醉其中。她似乎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们不都想要一个智慧的伴侣，来分享我们的工作、思想和偶尔的灵感吗？每个人不是都想在巴黎咖啡馆的杯盘碰撞声和嘈杂人声中写作，与关系复杂但彼此友好因而无比融洽的小旅行团一起去罗马消夏吗？如果每个人都能拥有自由和稳定、绯闻和承诺，那么谁还想要一夫一妻制呢？

众所周知，萨特与波伏瓦之间的关系比他们与其他任何人的关系都重要——萨特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过，波伏瓦也在自传里这样写过。年轻的姑娘们都梦想着能像波伏瓦那样大胆、勇敢、自由。1974年，吉纳维夫·伊德特采访萨特时曾问道，跟女人在一起时，你是否会有意识地表现出“男子气概”？接下来是一段长长的沉默，萨特深思熟虑之后回答：“跟海狸在一起时不一定。”（他常常把波伏瓦称为“海狸”。）

1976年11月，我在波伏瓦的住所里采访了她，她住在蒙帕纳斯公墓对面的斯库尔彻大街。当时我是个研究生，正在写一篇关于“西蒙娜·德·波伏瓦和存在主义者的自传”的博士论文，我深深陷入了这个女人的生活。波伏瓦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也很崇拜她。我问了一些关于她和萨特的尖锐的问题——坦诚，嫉妒，第三者，对男人和女人的双重标准。波伏瓦坚持说她和萨特之间不存在嫉妒，至于对男人和女人的双重标准，她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易于处理男女之间的关系，因为鉴于女人所处的从属地位，男人离开她们时会觉得很愧疚。她回答我的问题时，根本不假思索也没有任何犹豫，就像事先打好了草稿一样。当她送我出门的时候，我明白她自己仍无法将现实生活与梦幻场景分开，这让我感到一阵悲哀。

萨特去世于1980年；波伏瓦去世于1986年。他们没有销毁他们的信件和日记，而且明确表示自己死后这些东西可以出版。几年之后，他们之间的通信集问世了。读者们为之震惊、为之眩晕。事实上，这两个提倡坦诚的人一直以来都在对一群感情冲动的年轻姑娘说谎。（萨特称之为“小虚构”、“半真相”和“全谎话”。）还有波伏瓦，终其一生都公开否认与女人恋爱过，但她却在信中描述她与年轻姑娘做爱的那些欢愉的夜晚！我们很纳闷，萨特怎么可以如此漠然而冷静地写自己如何占有了最后一位女朋友的贞操？他们为何如此贬损那些跟他们上过床的姑娘？同时，他们也比我们预想的敏感得多。他们热衷于分享彼此日常生活中哪怕最微小的细节——雨的味道，黑暗中车头灯的颜色，或者在火车上无意间听来的一段幽默对话，说实话这真的很可爱。

近年来，一些关于萨特和波伏瓦的错综复杂的秘密不断被披露于世。1997年，波伏瓦写给纳尔逊·阿尔格雷的情书出版，令世人震惊。2004年，她与雅克-劳伦

特·博斯特的通信集出版，又一次令世人跌破眼镜。这个狂热而富于感性的女人，就是他们曾经以为自己了解的那个西蒙娜·德·波伏瓦吗？如果她真是这样的女人，又到底为何一直缠着萨特？一位评论家疑惑地说：“她如此富有活力、热情、智慧和生机，怎么能跟这个戴眼镜的家伙住在一起，忍受他金属一样的声音、皱皱巴巴的蓝西装，他还总是被虾蟹的幻觉、同性恋倾向、树根、黏滑的物体以及海德格尔的柑橘酱困扰。”

当今社会正飞速发展着。这几十年里，很少有人关注萨特和波伏瓦，然而现在，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他们蔑视传统的勇气和胆量。他们努力实践一种自由和责任的生命哲理，而且为人们开启了很多扇门。也许他们有时候违背了自己的哲学，但不管他们有哪些不足，很少有人比他们生活得更富有激情。谁会想到法国最著名的新派哲学家伯纳德-亨利·勒维会写一本情书一样的《萨特：20世纪的哲学家》（*Sartre: The Philosoph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他指出，萨特与波伏瓦的关系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

我也觉得有必要重温过去。与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也曾经主观地评判萨特与波伏瓦关系的成功之处与失败之处。著名的萨特研究学者米歇尔·康塔特曾表示，他的个人生活受他的存在主义导师影响很大。他这样描述萨特与波伏瓦关系所面临的风险：“如果波伏瓦和萨特是成功的，那么我们也是正确的，而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只能怪罪自己。但是如果他们失败了而且隐瞒自己的失败，那么他们就是招摇撞骗者和言行不一者。”

相隔这么久，我已经不再关注萨特和波伏瓦的成功或失败。我感兴趣的是事实，而事实是不适合归类的。我们对这段关系的了解大多得自波伏瓦。我时常想知道：萨特的感受是怎样的？他们的情人和朋友们呢？

这不是一本萨特和波伏瓦的传记。我写出这本书，只是想让大家公正地看待他们的作品、政治主张和他们相当丰富的生活中那些错综复杂的细节。这本书讲述的是一段关系的故事。我想从近处描绘他们那些亲密的时刻。不管我们是否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它都无疑是一段伟大的故事。这也正是萨特和波伏瓦对自己生命的期望。

目 录 *Tête à Tête*

前 言

第一章 携手之初

001 1929年

第二章 约定

019 1929年10月~1932年9月

第三章 奥尔加·科萨切维茨

035 1932年10月~1937年4月

第四章 战争在即

051 1937年5月~1939年9月

第五章 硝烟弥漫

069 1939年9月~1941年3月

第六章 沦陷的巴黎

089 1941年3月~1944年9月

第七章 名声鹊起

107 1944年11月~1947年1月

第八章 瓦班西亚街，爵士乐，好心的扎祖

127 1947年1月~1950年夏

第九章 似水明眸

151 1951年2月~1954年12月

第十章 放逐在家

173 1955年8月~1962年2月

第十一章 不眠之夜，伏特加和眼泪

193 1962年6月~1966年11月

第十二章 悲惨的结局，全新的开始

217 1966年11月~1971年5月

第十三章 告别仪式

237 1971年5月~1986年4月

第一章

携手之初

1929年

让-保罗·萨特已经留意她好几个月了。21岁的她，是那一年索邦大学准备参加哲学科目教师资格考试的学生中最年轻的一个。那是竞争最激烈的国家教师考试。她曾在课堂上大家讨论莱布尼兹时发过言，萨特被她深深吸引住了：她的美貌，她的聪慧，她沙哑的声音，还有她迅疾的语速。

他的朋友勒内·马耶从春季就开始向她献殷勤了。勒内·马耶已有妇之夫，但他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似乎很投缘。他们一起去国家图书馆为考试做准备，并肩地坐在一起，还常常一起共进午餐。萨特一直想通过他认识波伏瓦，但这位朋友把波伏瓦翼护得严严实实。一天下午，这两个小伙子在卢森堡公园闲逛，看到波伏瓦小姐正绕过水塘走来。她独自一人，而且显然看见他们了，但马耶宁愿装做没看到她，也不愿介绍她与萨特认识。

五月初，她消失了。大概一个星期之后，萨特与马耶正坐在索邦大学报告厅外面的窗台上，面对着一曲折而悠长的游廊，这时，她出现了：黑色的裙子，一顶带绉纱的小黑帽。马耶向她走去，热切地握住她的手，问她为何穿着孝服，但他还是没有把她介绍给他身边的朋友。

于是，萨特开始主动出击。在听沉闷的报告时，他和他的朋友们常常根据自己对某个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的想法，粗粗勾勒一些滑稽的图画，以此自娱自乐。他画了一张嘲讽意味特别明显的，在上面写下：“送给西蒙娜·德·波伏瓦小姐，为了纪念对莱布尼兹的阐释。”他托马耶把这幅画转交波伏瓦，马耶照做了。

萨特还给他的两个朋友勒内·马耶和保罗·尼赞出了个主意。他们正要一起为口语考试做准备，而西蒙娜·德·波伏瓦对莱布尼兹很熟悉而且显然非常聪明，如果能邀请她一起学习不是更好？

六月中旬，笔试结束，距口语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了。马耶准备去诺曼底陪伴妻子，要离开十天。萨特告诉他，他想在他们结伴学习之前认识波伏瓦小姐。萨特想约她去一间茶室，从索邦大学出来，穿过卢森堡公园，走五分钟就到了。马耶替他带了口信，但他也跟波伏瓦说，他担心萨特会趁自己不在的时候把波伏瓦抢走。他说：“我不想让任何人妨碍我最珍贵的感情。”之前他说起萨特时总是带着赞许的口吻，但是牵扯上女人，他一点也不相信萨特。

在那个约好的下午，萨特在茶室里等待着，一边看书一边抽着烟斗。当一个金色头发的年轻姑娘走到他面前时，他呆住了，那姑娘说她叫赫兰妮·德·波伏瓦，她的姐姐不能来赴约了。萨特问：“你怎么知道我是萨特？”这个被人们称为普佩蒂的女孩子显得有点羞怯：“因为……你戴着眼镜。”萨特指着坐在另外一个角落里的人说，他也戴着眼镜呀。

萨特知道西蒙娜·德·波伏瓦为什么爽约，也能猜出她是如何向妹妹描述他的。他猜对了。波伏瓦告诉普佩蒂，她肯定能一眼就认出萨特。他特别矮，戴着眼镜，而且“奇丑”。

萨特很绅士，带普佩蒂去看了美国新片《海员恋人》(*A Girl in Every Port*)。他们相谈甚欢。普佩蒂回到家后告诉她姐姐，让-保罗·萨特根本不像刻薄的马耶所描述的那样。

这个开端并不是个吉兆。萨特不能忍受被女人拒绝。一生之中，他始终对母亲耿耿于怀，因为她在萨特11岁时改嫁了，萨特认为这是母亲对他的背叛。接着，他12岁时曾在拉罗谢尔受过伤，成为生命中的小小意外。

让-保罗15个月时，父亲让-巴普蒂斯特·萨特就去世了。24岁的安妮-玛丽把她的小“波罗”裹起来，回了巴黎父母家。她属于施韦泽血统，一个来自阿尔萨斯的新教家族（著名的阿尔伯特·施韦泽是她的堂兄），她长得又高又苗条，像所有施韦泽家族的人一样。从外形上看，保罗就是他父亲的微缩版。而当他两岁时，他的右眼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

保罗成了他外祖父家的小王子，被妈妈、外祖母和外祖父当做掌上明珠一般呵护、溺爱着。在那个族长制的家族中，统治者身形瘦长、长着胡子、专横傲慢的查尔斯·施韦泽，安妮-玛丽觉得自己就像保罗的姐姐。她在花销方面依赖着父母，而父母也对她相当迁就。他们的房子有三间卧室：外祖父一间，外祖母一间，还有一个他们称之为“孩子们的房间”，由安妮和她的儿子同住。

安妮全心全意地照顾着保罗。他们互相倾诉着心事，她读书给他听，为他弹钢琴。在下着雨的星期天，他们会认真地争论是去看马戏演出，还是去博物馆或者电影院。这时查尔斯·施韦泽会出现在他的书房门口，他会问：“孩子们，你们要去哪儿？”答案通常是看电影。

萨特在他的传记《词语》中写道：“我想看到的只是安妮-玛丽，我的天使；我想听到的也只是她的声音。”

她常常把我称为她的随行骑士，或者她的小人儿；我什么都跟她说。不只是什么都说……我向她描述我看到的一切……我为能与她分享我的感情而快乐……我们有我们的异想天开，有我们的说话习惯，还有我们才会意的笑话……我在荆棘密布的道路上也能大步前进，因为我牵着妈妈的手，我相信我能保护她。

随着年龄的增长，萨特开始想着要跟安妮-玛丽结婚。然而，1916年，萨特11岁的时候，有人娶走了玛丽。这对于萨特来说是场天大的灾祸。他的心都碎了。那个抢走他妈妈的陌生人名叫约瑟夫·曼西，一位海军轮机军官。萨特一直恼恨这位“约叔叔”，直至去世的那一天。

第二年，萨特12岁时，这个关系微妙的三人组搬到了拉罗谢尔，大西洋沿岸的一个港口小城镇。萨特厌恶那个地方。他的新同学都是当地渔夫或者牡蛎场主的孩子。他们也不喜欢他——一个拘谨的巴黎人，眼睛斜视，口音滑稽，而且还毫不留情地揍他。很快，萨特就成长为一个粗暴的小阿飞。

为了树立威信，他用从妈妈手袋里偷来的钱，到镇上的面包点心店买蛋糕款待他的弟兄们。这些乡下男孩似乎都有女朋友，于是萨特就吹牛说，他以前在巴黎的时候也有女朋友，而且俩人已经开过房上过床了。可他们并不相信。于是，萨特在拉罗谢尔的学校里挑了一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女孩，一个轮船经销商的女儿，在同学们面前自吹自擂。同学们纷纷告诫那个女孩，小心萨特的品性。

萨特永远忘不了那个下午。他发现那个女孩——莉塞特——站在她的一群朋友中间。他当时正骑着车。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就骑车围着那群女孩子绕圈。后来，她说：“有完没完？你这个戴着眼镜、顶着大帽子的斜视大傻冒？”她的那群伙伴也取笑他。

当萨特意识到自己很丑陋时，就像被飞来的弹弓石子当头击中。这种折磨一直伴随着他的青春期。在接近20岁时，他作了一个决定。他告诉他的一个女朋友，西蒙娜·乔莉佛：“去年之前我都很忧郁，因为我为自己的丑陋而痛苦。现在我已经完全摆脱了这个阴影，因为那是我的缺点。任何人一旦看到自己的优点，都会很快乐。”

他还补充道：“我把这种状态称为精神健康，因为这种感觉真的就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觉得自己可以一只手扳倒电线杆一样。”

萨特，这个未来的存在主义者，已经作出了一个存在主义的基本选择。如果他不能以外在的资本来吸引女人，那他就用语言来吸引她们——话语。

萨特16岁时被送回巴黎，回到享有盛誉的亨利四世公立学校，这次他成了一名寄宿生。在他的同学中，保罗·尼赞与他有着同样的天分和追求，也同样立志成为一名作家。萨特和尼赞成了密不可分的朋友，这友谊保持了很多年。

年轻的萨特和尼赞都认为自己是天才。他们深信自己远远优于普通人，带着这种自信，他们常常在巴黎的街道上昂首阔步，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模仿他们喜爱的文学形象，分角色表演，还创造出只有他们俩才懂的语言。萨特贪婪地看冒险故事；尼赞一头扎进当代文学。他们阅读彼此的作品，并且讨论叙事技巧。

从亨利四世公立学校毕业后，萨特和尼赞考取了同样享有盛誉的公立圣路易大学，进行两年的填鸭式学习，只为了准备一场竞争极其激烈的考试，胜出者可以进入汇聚男性精英的国家机构。两年后，他们进入了万神殿附近乌尔姆路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一起学习。

他们总是泡在一起，以至于人们常常把他俩弄混，虽然他们在外形上的唯一相似之处就是斜视。尼赞的眼睛是往内斜；萨特的是往外斜。萨特迷离的眼神让人极度不安，而尼赞斜视的眼睛却让人心生怜悯。萨特又矮又壮，只有一米五八，矮得不近情理。苍白暗淡的皮肤上长着麻子和黑头粉刺，他看上去好像需要洗个澡、好好睡一觉。而尼赞又黑又帅，总是穿得像阔少一样讲究，有时会穿着灯笼裤来上课，晃荡着单片眼镜或者把玩着马六甲手杖。萨特非常赞赏他朋友的装束，但并不打算与其一比高下。

他们二十出头的时候，曾因性格上的差异而分开。在巴黎师范学院的四年里，萨特如鱼得水。他为自己开始独立而欢呼；并且享受着这个闲散的男性精英机构给他带来的安全感。在这个地方，他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他朝朋友的晚礼服上扔水弹；他在自己负责的校刊年度总论里发表淫秽的文章。当他听课听得厌倦时，其他的师范生会听到他用完美的男高音唱歌，或者在公共休息室里弹一夜钢琴。有一次，他看到他熟悉的莫里斯·默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被人捉弄，就跟别人打了一架。而每当高年级学生欺侮他们这些新生，对他们进行半疯狂的受虐启蒙训练时，萨特还会代表新生反击他们呢。

然而，在那个环境中，尼赞一点儿也不快乐。在他的传记小说《亚丁·阿拉比》（1931年出版，当时尼赞26岁）中，当时已经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尼赞，对巴黎师范学院的描写相当尖刻，说它是一个“可笑又可恶”的机构，奉行强行划一的神学

院式团队精神，在那里，长年备受填鸭式应试教育折磨的年轻人，跟随乏味的教授们学习枯燥的诡辩法，而这些教授都住在巴黎西部的富人区。

尼赞一向比较忧郁，在巴黎师范学院，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萨特在为1960年版的《亚丁·阿拉比》（尼赞1940年于战争中丧生）写的序言中曾对尼赞进行过亲切而敏锐的描写，他极度自责无法理解尼赞那深沉的忧郁。作为一名学生，他更愿意看到尼赞用暴怒和绝望来宣泄情绪——其实是一种掩饰，正如他总是戴着单片眼镜。

我的愤怒转瞬即逝，而他却是动真格的……他表达憎恶的词语是纯金的，而我的却是赝品……我们都有那么一些忧郁……而在其他方面，我尽力想用自己的乐观去感染他。我一再跟他说，我们是自由的。他并不回答，但他嘴角浮起的浅浅微笑说出了一切。

他们在一起学习时，尼赞可以整天不跟同伴说话。萨特很失落。当尼赞逃离师范学院的炽热气氛，乘船去也门的亚丁，打算逍遥一年时，萨特觉得自己好像被抛弃了。

大约一年后的一个晚上，萨特正独自一边学习，一边为女人而闷闷不乐时，尼赞从天而降。萨特欣喜若狂。两人就像原先那样出去喝酒，他们把酒杯斟满之后，又开始审判这个世界。萨特以为他们可以延续曾经中断的友谊，但尼赞却不再回巴黎师范学院住宿了。他搬到了蒙帕纳斯，与未婚妻同住。几个月后，他结婚了。萨特惊讶无比。“我终于认识到单身生活是一种道德准则，一种生活惯例——这都是拜尼赞所赐。”

大家都知道萨特才华横溢，都期待着他在教师资格考试中高中榜首。但是让所有人吃惊的是，1928年6月，萨特没有通过笔试。因此，一年后，也就是1929年的夏天，他又出现在同学们中间。当时，保罗·尼赞因去亚丁而耽误了一年学习。与此同时，西蒙娜·德·波伏瓦在获得教师资格证之后又取得了一年学习时间，给自己施加了双倍的压力。

关于萨特和尼赞，波伏瓦已经听过相当多的传闻，说这两个无神论小伙子嘲笑中产阶级的伪善和天主教徒的圣洁，说他们总喜欢突然闯入课堂。特别是萨特，外面风传他常常喝醉闹事，还光顾妓院。但这些传闻并没有牵连到他们三人组的另一个成员，勒内·马耶。虽然他在同学们中间也比较孤僻，但舆论对他相对仁慈了一些。

1929年1月，马耶在课堂上的一次发言曾引发了一场热火朝天的讨论。波伏瓦迷上了马耶那略带调侃的语气，那“宽容而明朗的笑容”，还有“他挂在嘴角的讽刺”。尽管他衣着讲究，但他红润的肤色和金黄的头发赋予了他乡村男孩的气质。她渴望着与他相识。

一个春天的早晨，波伏瓦正在加蓬图书馆埋头看书，当她偶然抬起头，恰好看见马耶走了进来。她看着他脱下蓝色的外套和围巾，然后坐下开始学习。该吃午饭的时候，她看到他站了起来，离开书桌走了出去。她往常的午餐都是在法国皇家公园里吃一个三明治。但那天，她走进了图书馆咖啡厅。马耶朝她匆匆一笑，然后从自己桌上腾出一块地方给她，就像他们约好了在这里见面一样。他们聊了休谟和康德。

从那以后，马耶无论什么时候去图书馆，都热情地跟她打招呼。在复活节假期之前、利昂·布伦斯彻维的一次课上，马耶坐到了波伏瓦旁边。（尽管萨特和尼赞联合起来反对他这样做。）复活节后，课程恢复正常，他又一次坐到了她身边。他说自己是“个人主义者”。她说她也是。他瞪大了眼睛看着她：“什么？你也是？！”他曾经认为她是个善良的天主教徒，投身于仁慈的事业。但她坚决地告诉他，根本不是那样的。

波伏瓦在她那晚的日记里写道：“去不去找勒内·马耶？还有谁能如此强烈地影响我？与他的见面左右着我的心情，就像最后真的会有什么发生似的，这是为什么？”

再去图书馆时，她开始在旁边留出一个座位。马耶总会到来。有好几个星期，他用他那略带调侃的语气叫她“小姐”。有一天，他伸手拿走了她的笔记本，在封皮上用大写字母写下了：BEAUVOIR=BEAVER（波伏瓦=海狸）。她的名字很像英语单词“海狸”，而且她也正像海狸一样勤奋。从那以后，他就叫她“海狸”。

他给她讲三个“小伙伴”——他们就这样称呼自己。他第一次从省里来到巴黎，就在路易大帝中学认识了他们，那时他18岁。而现在，他们都24岁了。马耶是“喇嘛”，尼赞是“大公”，萨特是“小鬼”。马耶对两个朋友赞不绝口，尤其是萨特，马耶认为他是个天才。但他又说，萨特与他相当不同。萨特属于巴黎的中产阶级，而马耶却像个暴发户；马耶爱享受生活，而萨特无时无刻不在思考；马耶喜欢乡村风景和新鲜空气，萨特却对此毫无兴趣。

马耶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令波伏瓦想起了雅克——她在青春期时爱过的表哥。他们两个都那么优雅，又带些孩子气，总是微笑地沉默着。他们都崇尚美——艺术的美，自然的美，还有人的美。在她心目中，他们都是艺术家，都是诗人。

波伏瓦跟朋友相处时总是特别客气。即使是对她从10岁就认识的好朋友扎扎，她也用正式的“您”（vous），而不是非正式的“你”（tu）。（扎扎对其他所有的朋友都用tu。）她们见面或者道别时会握手。只有一个人拥抱或者亲吻过西蒙娜，那就是她活力四射的波兰朋友斯蒂芬，他性格外向，甚至外向得过了头，弄得西蒙娜有点受不了。

由于马耶，西蒙娜才前所未有地注意到自己的身体。他把手放在她的手臂上，

或者手指在她脸上漫不经心地滑动。他评论她的容貌，她的衣服，还有她沙哑的声音。他很肯定地说，这样的声音非常吸引人。而在此之前，波伏瓦从未留意过自己的声音。

同样，她也注意到了马耶的身体。她在自传中写道：“我看着他大踏步地穿过草地，那样子有点笨拙；我看着他的耳朵，在阳光下像透明的粉红色糖果。我也知道身边的这个不是天使，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的笑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当他放声大笑时，他就像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星球，开始兴高采烈地挖掘它的快乐宝藏。”

在临近笔试的三个星期里，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马耶偶尔没有去图书馆学习，也会在傍晚时分出现，邀请她去喝茶或咖啡。

波伏瓦迷恋于他们的谈话。马耶在历史和神话方面懂得很多——她私下里认为胜过他的哲学造诣，而且能用神奇的方式将历史融入当前的生活。因此，波伏瓦在日记里写道：“马耶是我的幸福之源。”

他也是她的烦恼之源。每当他们在晚上道别时，她都很不舍。他要回家陪伴妻子。他极少谈起自己的私生活，但他跟她说过，伊内丝比他大五岁，具有女性所有的捉摸不定与自相矛盾。他爱她。她很漂亮，出身于天主教贵族。

波伏瓦不止一次地发现马耶传统得令人失望，特别是对于女人。他承认自己会抵制聪明的女人。当波伏瓦向他倾诉自己与雅克那段痛苦的恋爱时，马耶说他认为波伏瓦应当与雅克结婚。因为人们不会尊重独身的女人。当时有一本新问世的小说《绿帽子》，是迈克尔·阿伦的作品，波伏瓦很喜欢，还把它借给了马耶。她很欣赏里面那个独立的女主人公，艾丽斯·斯托姆，但马耶并不认同。他告诉波伏瓦：“我不喜欢这样的女人。这就好比我喜欢女人是为了获得愉悦，但若要我尊重一个已经属于我的女人，我却做不到。”波伏瓦愤怒了：“艾丽斯·斯托姆不属于任何人！”

笔试在6月中旬举行。波伏瓦和马耶一起走入了索邦神学院。他柔声对她说：“祝你好运，海狸。”然后他们走向各自的座位。波伏瓦在桌子上放了一壶热咖啡和一盒饼干。考试的题目是“独立与偶然”。她瞪了一会天花板，很快就开始奋笔疾书。走出考场时，她四处寻找马耶，但马耶不见了。

一连考了好几天。考完最后一场之后，马耶来到波伏瓦在勒纳街的家门外叫她，约她共进午餐。他说，他要去诺曼底陪伴妻子了，而等他回来后，三个小伙伴要一起准备口语考试。你愿意加入我们吗？他问波伏瓦。

由于前一年没有通过会考，萨特只好搬出了巴黎师范学院。他现在住在城市的南边，大学城的一间学生宿舍里。1929年7月8日那个星期一上午，按照事先的约定，